

文明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



文明对话丛书

WENMINGDUIHUA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

藤田正胜 著

吴光辉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对话



文明对话丛书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

藤田正胜 著

吴光辉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日)藤田正胜,吴光辉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202-05607-3

I. ①西… II. ①藤…②吴… III. ①西田几多郎
(1870~194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5423 号

丛 书 名	文明对话丛书
书 名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
著 者	藤田正胜
译 者	吴光辉

责任编辑	李成轩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9 000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5607-3/C·154	
定 价	23.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1978年9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日本哲学硕士课程的时候，我阅读的第一部日本哲学著作就是西田几多郎的『善の研究』的中文译本《善的研究》。尽管是中文读本，但我反复阅读不知多少遍，可还是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书中的真谛。自此，西田著作就给我留下了晦涩难懂的印象。其后，我在研究日本近现代哲学的三十余年中，始终把以西田哲学为母胎的京都学派哲学作为重点，向上追溯到德川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西方哲学的引进而开启了日本的哲学研究与哲学创造活动，向下延伸到战后直至当下的日本哲学。在梳理和研究近现代日本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西田几多郎哲学思索的深度，体悟到西田哲学是日本哲学的真正代表的含义。

日本有哲学，其代表非西田哲学莫属。西田几多郎1911年出版处女作《善的研究》，始登哲坛，1926年发表重要论文《场所》，宣告“西田哲学”的诞生。从“纯粹经验”的提出，到“场所逻辑”的形成，意味着西田的哲学思索已经触及哲学问题的根底并展开了逻辑化的建构，象征着西田哲学臻于成熟。可以说，西田哲学的创立既标志着现代日本哲学的肇始，又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日本哲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感到西田哲学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犹如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样，即欲知日本哲学，须从西田哲学始。

西田哲学的日本意义，在西田几多郎故去后半个多世纪的争



议与评论中已经获得日本学界的广泛认同。岂止于此，近十几年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下，日本思想界也把问题意识和观察视野从日本拓展到东亚乃至全球。也就是说，当下日本学者的西田哲学研究与以前比较的最大区别，在于学术视野的拓宽和方法论的更新。从学术视野上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田哲学研究视野主要宥于日本国内，即从日本哲学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和评价西田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也有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把西田哲学与西方哲学、与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其目标仍在于探索西田哲学的源头，突出西田哲学自身的特征或曰日本型哲学的特征。从方法论上看，大多采取历史考证与文本解读的方法。即把西田几多郎置于其出身、受教育的明治时代的思想背景中来考察他的思想形成以及从明治末期到昭和前期（截至1945年8月）激荡的时代氛围中来考察其哲学思索的时代印痕。与之同时，又从对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著作的文本解读中，来阐释西田哲学中的纯粹经验、场所逻辑、辩证法的一般者、行为的直观、绝对矛盾的自己同一等独特的哲学概念的意味，以之建构西田哲学的体系。以上研究的重大成就是使日本学术界取得以下共识：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被誉为“西田哲学”、西田哲学是独创的日本型哲学、西田哲学是日本哲学的真正代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田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向。其一是西田哲学研究的通俗化，其二是西田哲学研究的全球化。关于前者，这里仅举两个典型事例。一个事例是西田几多郎的故乡石川县宇之气村每年暑期都举办西田哲学讲习班，学员多为公司职工、一般市民、家庭主妇和在校研究生，讲师则是大学哲学教授，其宗旨在于普及与西田哲学相关联的哲学知识；另一个事例是一些城市的市民大学开设西田哲学讲座，比如著名西田哲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上田闲照曾在“岩波市民讲座”上连续作了五讲“西田哲学导读”，历时三年半，旨在指导普通市民阅读和理解艰涩的西田哲学。关于后者即西田哲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向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

学术界也不得不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开始从学理上加以探究。于是，作为日本哲学代表的西田哲学也被置于全球视野中重新予以审视。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村雄二郎就把西田几多郎作为现代思想家向西方哲学界推介，与西方展开哲学对话。作为京都学派思想圈外的著名哲学家，他率先采用后现代的结构主义方法解构西田哲学，著有《西田几多郎》（1983）和《西田哲学的解构》（1987）等著作。其后，新田义弘在《作为现代问题的西田哲学》（1998）一书中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对西田哲学中的生命、知识、他者等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重新把握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同样，小坂国继在其专著《西田几多郎——其思想与现代》（1995）中，也从现代思想的角度重新阐释西田哲学中自己与身体、自己与他者、自己与环境的深刻意义。在众多的此类研究著作中，藤田正胜的《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1998）是独具特色的又一典型。

藤田正胜现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日本哲学史讲座主任教授，作为京都学派哲学的传承者，近十几年来潜心于京都学派哲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编了文本选辑“京都哲学”丛书（30 卷），编撰了《京都学派的哲学》（2001）、《世界中的日本哲学》（2005），出版了研究专著《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1997）和《西田几多郎——生命与哲学》（2007）。与上田闲照致力于在日本国内普及京都学派哲学相呼应，藤田正胜则致力于把京都学派哲学推向世界。换言之，藤田关注的是“世界”这一场域下的日本哲学的独创性与对话性。

本译著《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以西田的处女作《善的研究》为中心，对其文本作了详细的解读与分析，为我们阅读西田原著、理解其含义提供了指南；但作者又不停留于此，而是从我们所生活的现代出发，采取对话的方式重新思考西田的问题意识及其所阐释的问题的现代意韵。比如作者把纯粹经验、经验与语言、“物”与“事”、艺术论、自我等问题置于现代思想的框架内，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揭示出：西田正因为采取与西方哲学



彻底对决的立场，才得以创造出具有日本特色的独自思想体系的哲学，而西田哲学所提出与论述的问题即使在当下，仍然具有鲜活的重要意义。

第一，在科技高度发展而引发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当下，作为世界哲学的西田哲学启迪我们对支撑科学技术的“物的观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第二，西田哲学为我们超越近代知识的困境、尤其是超越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认识论指明了方向。

第三，西田主张，哲学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操作或者单纯的文献研究，而是“生命的逻辑性的自觉”。因此，以日语来进行哲学思索是可能的，由此思索来的哲学必然是具有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学。这为我们突破哲学的西方话语权，重新认识哲学的世界意义提供了依据。

第四，西田把宗教称为“哲学的终结”，认为宗教是人的心灵的事实，宗教的要求是“自我的转换，生命的革新”，而针对自我的质疑不仅仅是人生的问题，也是哲学问题。因此，关于“存在是什么”的质疑，最终亦归结为“真正的自我是什么”的问题。西田关于哲学与宗教之关系的这一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寻求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第五，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下，西田在阐释“社会的、历史的世界”即个物（个人）与环境（社会）之相互限定的世界时，采用了与黑格尔的过程辩证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不同的“场所的辩证法”亦即“绝对辩证法”的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场域中思考具体问题（个物）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从藤田先生的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西田几多郎与其同时代的西方现代哲学大家胡塞尔、海德格尔等怀有共同的现代哲学的问题意识，并且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亚文化的视角思考与回答同样的问题。尤其在超越主客二元论的近代西方认识论方面，做出了比西方同行更杰出的贡献。然而，如此具有世界意义的西田哲

学迄今仍未获得世界哲学界的普遍认同，即使在比邻的中国哲学界，了解西田哲学者屈指可数。西田哲学原著的中文译本惟有《善的研究》（1929年版，1965年版、1989年版），而关于西田哲学的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只有中村雄二郎的《西田几多郎》（卞崇道、刘文柱译，三联书店1993年）。不久，吴光辉博士翻译的藤田正胜教授的《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想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有意义的学术事件。

中国的西田哲学研究虽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是研究成果寥寥。刘及辰著《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是唯一的一本研究专著，受到广泛好评；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论文。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对西田著作文本的阅读与解释，论述西田哲学自身的意义及其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但是，把西田哲学置于“世界”这一场域中，通过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来揭示西田哲学的现代意义可以说才刚刚起步。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比我们先行一步，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仅在此意义上，藤田先生的该译著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在“世界”场域中重构学术话语体系，深化对西田哲学、日本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卞崇道

2009年12月4日 于北京寒舍未名庐

中国版自序

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了其处女作——《善的研究》。这一著作具有了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西方文化移植之后，即便是在哲学领域也开始出现了独自性的创举。但是，这一著作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历史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西田一方面深受来自康德、黑格尔、柏格森等一批西方哲学家的巨大刺激，一方面则是以东方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的深层诠释为背景，通过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彻底对决，从而构建起了具有自身独特思想体系的哲学。这一哲学即便是到了现在也不失其重要意义，并受到世人更多的关注。《善的研究》一书，可以说就是西田哲学的出发点。

1929年，曾留学日本的魏肇基将《善的研究》一书翻译为中文，并以《善之研究》为标题经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如今已经过去了八十余年，本书作为理解西田几多郎这一著作，并牵引出一系列新思维的尝试而得以在中国出版，实在是令我无限感慨、思绪万千。

本书的标题之所以命名为《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正如《前言》所阐述的，我认为西田的思索之中潜藏了可以指引我们超越近代的知识困境的一个方向。不可否认，本书的出发点在于尽可能地剖析与解读西田几多郎的文本，但是也并没有满足于西田思想的旁观者这一研究视角，而是站在我们所生存的现代来重



新思考西田几多郎的思想内涵，由此而直接面对它。我的根本意图，即在于从西田几多郎的思想之中牵引出一系列新的思维。而且，我也期待在本书被翻译为中文之际，读者可以进一步继续下去，拓展出更多的新的思想。

《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一书的核心，乃是以《善的研究》为代表的西田几多郎的初期思想。但是，西田的思想到了其生涯的中期与后期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并进一步丰富起来。为了让中国读者可以了解中后期的西田哲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或者意义，本书将西田中期的《场所论》，后期的《国家论》、《文化论》这三篇学术论文作为附录也收录进来。

中国具有漫长的哲学传统，中国读者得以阅读本书，令我感到无比荣幸。而且，我也衷心期望本书可以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学问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最后，我想提一点，即本书的译者吴光辉是一位熟谙以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日本哲学的研究学者。他充分地发挥了其丰富的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将拙著翻译为中文，在此我也深表谢意。

藤田正胜

2009 年秋 京都



目 录

前言	(1)
序章 走进西田几多郎	(5)
第一章 纯粹经验是什么	(17)
第一节 《善的研究》的诞生	(17)
第二节 为什么是纯粹经验	(26)
第三节 如何理解纯粹经验	(31)
第二章 作为二元论之批判的纯粹经验论	(47)
第一节 主客二元论的困境	(47)
第二节 知情意合一的经验	(52)
第三节 流动性的逻辑	(57)
第三章 经验与语言	(66)
第一节 经验与语言之间	(66)
第二节 日本语与哲学	(78)
第三节 重新认识经验	(87)
第四章 “物”与“事”	(95)
第一节 “物”与“事”的共生	(95)
第二节 “事”与日本语	(104)
第三节 表现“事”的语言	(108)



第五章 西田几多郎的艺术论	(114)
第一节 作为纯粹经验的艺术的直观	(114)
第二节 艺术论的深化	(118)
第六章 针对自我的质疑	(131)
第一节 真正的自我	(131)
第二节 作为自我的质疑的宗教	(136)
终章 《善的研究》之后的西田几多郎	(147)
结语	(155)
跋	(158)
附录一：西田哲学研究	(160)
第一节 西田几多郎的场所论	(160)
第二节 西田几多郎的国家论	(175)
第三节 西田几多郎的文化论	(201)
附录二：西田几多郎年事一览表	(212)
译者后记	(213)



前 言

作为世界哲学的西田哲学

西田几多郎逝世距今已经过去了五十余年。为了纪念西田几多郎逝世五十周年，日本的《思想》杂志与《现代思想》杂志编辑出版了西田哲学专刊或纪念文集。不仅如此，这十年来，单行本的研究著作也出版了三十余部。由此可见，历经时代沧桑的西田哲学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不仅如此，西田哲学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其研究范围之广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必说一直具有了日本学研究之传统的美国和德国，即便是中国、西班牙、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国家的研究学者或学生也接踵地造访了京都大学日本哲学史研究室，他们皆对西田哲学显示了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到各种各样的缘由吧。但是我认为关键在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科学技术所引领的以西欧为源流的现代文化如今正遭遇到一大壁垒。

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众多的便利。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恩赐，我们将难以想象自己的生活会如何。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遗传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的研发、世界性的环境破坏、竞相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引发的的问题，从而令我们再次感受到技术控制之艰



难。在此，我们暂且不论科学或者技术研发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至少我们可以确认一点，即科学技术拥有无限的潜力。不过，正因为其发展前景并非是那么明朗，从而令我们畏而止步。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们并不是在自然之中生存，或者说我们并不是和自然一道生存，我们只是把自然视为了单纯的、可利用的对象。我们也不是在自然的恩赐之下生存，而只是把它视为了实现自身欲望的工具。而且，我们的欲望还不断膨胀、永无止境。“追求更多、更快的发展”的思想原理，如今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换句话说，我们为利益性的欲望所驱动，这一驱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持了同步，或者说这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就产生了支配这样的活动、“追求更多、更快的发展”的思想原理。这也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特征。迄今为止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诸如正义、权利、自由等一类的理念正在走向弱化，依靠经济的机制来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了个人的行为之中，同时也反映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潮流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脚下的一个巨大空洞。一方面，尽管我们抱着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一定要“更多、更快”呢？但是却感到一片茫然，无从解答。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完全无视这样的疑虑，一边不断地弥补着这一业已形成的大空洞，一边不停地朝着更多、更快的方向前进。

西田之所以受到关注，我认为与这样的时代潮流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我之所以这么说，并非是出于一个还原到科学技术之前的、历史回顾（retrospective）式的动机，而是因为西田哲学可以促使我们针对支撑着科学技术的“物的观念”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反思。

作为科学技术之基础的近代的“知”，一方面将人类还原为了理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只将理性所反映出来的“客观”存在视为了真理。而且，支撑着科学技术的“物的观念”也被视为了

唯一的观念。

超越了近代“知”（理性）之矛盾的思维

但是，纯粹的理性这一框架并不足以完全概括人的整个存在。倒不如说，人的存在时会超越理性的范畴。自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 1900）打破了人的存在的传统理解方式之后，人的存在问题就成为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 ~ 1939）、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 Ponty, 1908 ~ 1961）、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 ~ 1995）等一批人物的关注焦点，他们不再把人类理解为把握客观世界的理性的主观，而是将其视为了欲望或意志的主体，或者说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来加以重新认识。

而且，自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 1859 ~ 1938）以来，人们开始从日常性的世界，或者说是生的体验的世界出发来重新理解自然科学式的“物的观念”。人们开始认识到，“生活世界”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世界的根基。

这样一种重新审视人的存在的方法，意味着人不再是单纯的被观察、被分析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了世界内存在的主体来加以理解。同时，这样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意味着人们不再把世界视为对象化了的、或被客观把握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了一个可以独立的、生生不息的世界。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之中所主张的，哲学首先必须要做到的，就是还原到“客观世界”之前。

西田几多郎的思索也带有了这样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思索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超越近代的“知”的困境的方向。这一方向并不是单纯地去否定“知”的立场，它是一种回归到“知”的根源的创造性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以最为具体的、最为直接的经验——“纯粹经验”为出发点，由此来观察所有事物的尝试。就此而言，西田的思索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本源性的思维。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西田几多郎的现代思想》，其一就是为



了突出西田的思索之中的这一特征；其二也是为了表明我们在阅读西田著作之际的基本态度。我们并不是单纯地怀着历史的兴趣去研读西田的著作——不可否认，一切解释的基础皆是来自以兴趣为根本的细致阅读——而是带着一种意图，即西田的著作究竟让我们读到了什么？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一边独自思考一边阅读原著，一边阅读原著一边展开思索，就这样得以完成本书。尤其是本书的第三章后半部分和第四章，可以说完全是以一个独自思考的形式，围绕着“经验”的问题、“物”与“事”的问题进行的考察与分析。那么，我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交错在一起的阅读与思考，是否真正地给予了西田哲学研究以一个新的发现，在此谨以期待各位读者贤士之裁断。

序章 走进西田几多郎

始终重视主体性思维——大学毕业之前

1870年（明治3年），西田几多郎出生于石川县河北郡宇之气村，而后就读于石川县专门学校（后改称为第四高等学校）。西田的同窗挚友之中，出现了铃木贞太郎（后改名为铃木大拙，1870~1966）、金田（山本）良吉（后就任武藏高等学校校长）等一批人物。

晚年的西田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曾写道：“四高的学生时代是我毕生最为快乐的时代。（那时的我们）充满朝气，豪放不羁，毫无顾虑地过着每一天。”（随笔《某教授的退官之辞》）。“豪放不羁”同时又是“进步”青年的西田和金田，由于不满改名之后的第四高等学校的“武断”和“一味提倡规则”的校风，不时和学校发生冲突，最终不得不选择中途退学。

1891年，西田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因为之前中途退学的缘故，西田没有进入到正规课程，而是作为了选科生入学。作为一名选科学生，无论是地位还是环境，皆令西田感到了“屈辱”。对此，西田在晚年的随笔《明治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的东京文科大学选科》之中进行了如此描述：“那一时期的选科学生，实在是令人感到悲惨。……或许是一种偏见吧，即使是拜访教师，也会遭到轻视的眼光。就在不久之前还一起相处的同学，如今却一下子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因而令多少有点感伤的我